

延安文史◎第二十二辑

回首青春

Huishou Qingchun

主编 曹树蓬 下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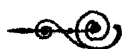
延安文史◎第二十二辑

回首青春

主编 曹树蓬

下 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四部分 梦萦魂牵知青

留守壶口岸边的“北京娃”	宜川县委、县政府 (3)
我的北京知青老师	张宝泉 (11)
我与北京知青的友情	周 围 (21)
与北京知青相处的日子	王彦春 (25)
我们村里的“北京娃”	蔡 亮 (28)
我与北京知识青年的不解情缘	李怀德 (32)
一位北京知青给我的印象	周 围 (43)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杨葆铭 (47)
我与北京知青的文化情缘	拓随娃 (52)
我们村的北京知青	杨 明 (57)
怀念北京知青	白生瑞 (61)
知青林纪游	杨 军 (65)

知青林牛场巡礼	杨 军 (69)
情系延安 40 载 知青故里植新绿	蔡 亮 (73)
关于北京知青孙立哲的回忆	王金亮 (76)
大有作为的赤脚医生	(80)
我创造,所以我存在	(89)
丁 牛	(102)
永不靠岸的丁爱笛	(110)
北京知青王庆和为人民利益而殉职	任德功 (114)
情系黄土地	李 星 (117)
青山有情水作证	姚靖江 (123)
看望知青张革	李 莎 (131)
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136)
关于北京知青史铁生的回忆	王金亮 (145)
火热的青春 难忘的回忆	王 建 樊元元 (147)
架起连心桥 增进“故乡”情	朱万有 郝忠生 吕德清 (157)
他们来了	张 军 (163)
心系黄土地 悠悠秦俑情	甘谷驿镇镇长助理 (168)
她把生命献给黄土地	刘仲平 (174)
难忘黄土情怀	李长胜 (176)
延安情牵“北京娃”	同 刚 (180)
真实的爱	延小虎 (183)
我心依旧	霍爱英 (186)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做好知识青年的再教育

- 陕西省安塞县肖官驿大队革命委员会 (194)
- 单党生转变记 安塞县真武洞公社再教育小组 (198)
- 延安人民难忘“北京娃” (206)
- “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40 周年”联谊会在北京举行
..... 黄志荣 (213)
- 回首黄土地 不忘延安情 李连元 (216)
- 在“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40 周年”联谊会上
的致词 王建军 (219)
- 在“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40 周年”联谊会上
的讲话 高宜新 (227)
- 在“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40 周年”联谊会上
的讲话 张志清 (230)

第五部分 知青文学集萃

-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史铁生 (235)
- 黄土地情歌 史铁生 (240)
- 相逢何必曾相识 史铁生 (248)
- 自由的土地 陶 正 (256)
- 回家看看 陶 正 (266)
- 插队散记 张利华 (271)
- 春夏秋冬 马秀珍 (311)



初恋祭	邢 仪 (328)
回忆陕西黄陵十三年	祝菊茹 (336)
秋天的山谷	延 梅 (376)
贺北京知青纪念上山下乡 40 周年	宋育红 (380)
相聚忆延安	熊和生 (382)
我们，仍是社会的脊梁	乐 耶 (384)
1 月 22 日	吴立群 (386)
干 妈	叶延滨 (388)
回望高原	梅绍静 (401)
知青富县情	张新社 (411)
回望人生有感	郎文祥 (414)
回家看看	吴幼平 (416)
仙鹤岭公墓礼赞	中 平 (418)
知青林五题	陈立胜 (420)
知青林之歌	陈立胜 (422)
附 录	
北京知识青年赴延安插队的各中学名录	(437)
北京知识青年赴延安插队名录	(445)
后 记	(581)

第四部分

梦萦魂牵知青



留守壶口岸边的“北京娃”

宜川县委、县政府

1969年，百万知青奔赴全国各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3000多名北京知青落户宜川县各地。随着“文革”结束和“返城”的开始，大批知青陆续返回北京，而留守宜川的北京知青，他们的生活现在是什么样？他们的后代又会怎样理解这一切呢？

——题记

县委书记印象中的北京知青

现任宜川县委书记姚靖江小时候就接触过许多的知青，和知青一起，他学会了刷牙，知道了什么是罐头和电影，接受了许多新的观念和思想。姚靖江曾担任过共青团延安市委书记，任职期间，组织策划过北京知青回延安、北京知青子女和延安儿童手拉手，召开北京知青支持延安“希望工程”座谈会等



多项活动。姚靖江称，当代史上对延安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件是毛主席到延安，另一件就是北京知青插队延安。这些外来文明和先进的生产力，对延安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但是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那代人的历史已经渐行渐远。在几年前组织的一次北京知青回延安活动中，一位北京知青带来了紫禁城的孩子，她想让孩子感受一下当年那个艰苦的岁月。在下车去看当年的知青窑洞时，孩子怎么也不愿意去，一边玩着电子游戏机一边说：“那个破窑洞有什么好看的？”这让老知青很是失望。如今，绝大多数知青后代目前已临近或者过了而立之年，面对新的就业和生活压力，他们已经很难理解和承受父辈们的苦衷。即使在电影、电视上曾看到过知青们劳动生活的镜头，他们会认为是在演戏、作秀，有时他们会说：“父辈们没有赶上好时代，这是命的事，为什么要我们承受这样的生命之重？”在采访一位留守知青时，他的孩子就询问，你采访这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让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异常尴尬。

于小娅：留守宜川的幸运者

曾在宜川县城建局工作过的于小娅，住的是两层小楼。现在她的腰弯了，脸上布满了皱纹，可谁知道，她把全部的青春献给了宜川大地。她的丈夫离岗在家，二人偶尔在街上散步，许多认识的人都会给他们打招呼。于小娅从遥远的“紫禁城”来到宜川县阁楼镇插队，当年她只有17岁，是当时年龄最小的女孩，曾把麦苗当韭菜。在十几年的插队生涯中，她知道农民最苦，最憨厚。后来参加工作，当过交里乡副书记、城建局纪检组长。她为官清廉，处处为农民着想，不怕惹人，知道她的人都说她是党的好干部。宜川的黄土地养育了她，实际上在



上世纪80年代初，于小娅也想过回北京，可她只能本人回去，丈夫和孩子的户口却无法迁回北京。她想来想去，还是不去的好。就这样，她成了真真正正的宜川人。

于小娅出生在北京，爷爷和父亲都是铁路工人，“文革”时，她的爷爷被“造反派”打得皮开肉绽，两腿骨折，伤口都生了蛆。当时的于小娅正上初二，学习比较好，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与家庭划清界限，她悄悄地报了名。准备出发时，她的班主任追到她家让她别去，并动情地说：“农村太苦了，去了你会吃不消的。”一向脾气古怪的她不听老师的劝告，悄悄搭上了西去的列车，真正地感受到了诗人贺敬之的《在西去列车的窗口》的味道。几天的颠簸，她最后插队到靠近黄河岸边的阁楼镇井家村。种地、锄草、割麦子，什么农活她都干过。但由于她年龄小，生产队每天只给她记8分工，每分工值2分钱。这样每天只能挣到1毛多钱。过了不久，她就感到厌烦了，很后悔当时没有听老师和父母的话。于小娅兄弟姐妹五人，先后到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插队。随着大批知青返城的热潮，兄弟姐妹先后都回到父母身边，而只有她留在了遥远的陕北。在宜川她是正科待遇，有住房，有工资，两个儿子都安排了工作，不算富有，可生活得比较滋润。要是回到北京就不一样了，兄弟姐妹个个有钱，把她当外地的乡下人看，她只好待在母亲身边不出门。于小娅不止一次地说：“说是北京人吧，在北京连一片瓦都没有。可是宜川人又把我当外地人看待。”为此，于小娅很少回北京，她说，“在县城我生活得比较滋润，县委、县政府领导们都不把我当外地人看，安排子女工作，尽量地照顾我们。我活是宜川人，死了也要做宜川鬼。”她希望政府多照顾一下张观湘等其他老知青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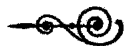


张观湘：最苦不过单身汉

家住丹州镇郭俭村的张观湘说：最苦不过单身汉。虽然有妻子，几年前妻子回到河南娘家，两个女儿也先后出嫁，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林业局工作。张观湘每天只好与鹦鹉说话，以电视机为伴，孤独时饮上几口小酒。他常常说：“宜川人总觉得我是个拿工资的外地人，过着酒肉穿肠过的生活，村里人看不惯，可回到北京的家，他们又说我是一个乡下人。宜川人嫌我，北京人又看不起我，没办法，这辈子只能做宜川的鬼了。”

张观湘初中毕业，1969年到交里乡插队，由于他脾气古怪，村里人称他为“二杆子”，但不管怎么样，张观湘无论干什么工作总是很认真。70年代中期就被录用为林业工人，在交里林场检查站工作，他的妻子当时是民办教师，由于她嫁给了北京娃，1981年破格转为正式教师，当时小两口生活得比较幸福。后来随着林场工资的拖欠，张观湘几个月都拿不到工资，所以两口子经常闹矛盾。2004年他的妻子离岗后只身回到河南娘家，从此过着天各一方的生活。在交里乡，提到张观湘，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他的工作一贯正直，从不巴结领导。由于他坚持原则，因此惹了少数有权势的领导，并一直没有混上一官半职。2000年北京摄影家黑明，曾多次采访过他，也曾为他呼吁奔走过。但不管怎样努力，他回北京都成了一场梦。他常常哀叹地说：“没想到这辈子会做宜川的鬼。”

位于宜川城区的郭俭村是个拥有上千口人的大村子，知道张观湘历史的人只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孩童们根本不知道他是个老知青。“知青”虽然被写在了史册上，可谁又会去翻开



它呢？感受最深的只能是知青本人。

张革：英魂坚守黄河边

插队宜川的北京知青张革在多次往返北京和宜川之后，终于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宜川，留在了这个位于黄河西部的小县城。1975年，在宜川县插队的张革招工到西安的一个企业工作。但仅仅一年后，张革就写信给当年插队所在的生产队队长，说他在西安工作不适应，想继续回到村里。在张革和村干部共同努力下，经过几级政府部门批准后，张革又回到了他插队的宜川县寿峰公社后义沟村，当了村支部副书记。回到村里的张革，不要一分钱的报酬，一心带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已经61岁的后义沟党支部书记郭炳元清楚地记得，是张革带着大家建起一座150千瓦的水电站，让后义沟村用上了电灯；张革亲自栽培的2000多亩核桃树和400多亩苹果树让后义沟村逐渐富了起来；张革带领大家修的数十公里路，现在成了通往县城的主要道路，如今的电站已成为历史的见证。

村民们从内心里也惦记着他们的恩人，他们发现张革爱吃肉，便打发孩子们到田地里给他套野兔子，或者下河抓鱼蟹。过年的时候，有人会专门给张革居住的窑门上贴上他们拟的对联，上联是“看电灯看电视看录像莫忘知青”，下联是“吃泉水吃苹果吃核桃惦记知青”，横批是“张哥京城佳节愉快”。

1987年，张革回到了北京，他告诉乡亲们，他回北京是为了挣大钱，为了给村里办更多的事。村民们知道，张革不会骗他们的，他们把窑洞依然给张革留着，并有专人负责打扫，以便张革回来时能马上住进去。1994年夏天，在北京开办公公司的张革又一次回到了后义沟村，他带来了好多当年一同插队



的知青。他告诉村民，他们准备筹资近百万元，给村里修建一所现代化的小学。

而后不久，村民们得到消息，张革因为脑溢血在北京突然离开人世，年仅48岁。张革在弥留之际，告诉他的妻子，他前前后后在后义沟村生活了13年，如果生产队同意，希望把他安葬在后义沟村，后义沟村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个请求。那是一个让无数人心碎的场景，当张革的妻子抱着骨灰盒来到后义沟村的时候，全村老少跑到十几公里之外的沟口迎接，有村民卖了家里的口粮给张革送去了花圈。送葬的队伍从山顶一直排到了山沟。村民们把张革安葬到了后义沟最高的一块苹果地，在那里，他可以看见整个后义沟村。这一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将永远坚守在这里。

村民们在村口为张革立了一块石碑，石碑上一条一条地写着张革为后义沟村做的事情。每年清明的时候，村里的学校都会组织学生为张革扫墓。而当年那个负责为张革照看住居的老头，因为年迈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但他经常会一个人跑到张革住过的窑洞，把炕上的灰尘打扫干净，他说张革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回来的。

赵纯慧：不知自己是哪里人

赵纯慧生于1949年。她是北京九十九中学1968届的初中毕业生。“文革”开始不久后，她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行被抓进监狱，母亲因此发疯。1968年底，在街道干部和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下，赵纯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来到宜川县寿峰公社插队落户。

插队后第一个春节，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亲了，但赵纯



慧因没有路费而回不去。家人给她寄来 30 块钱，让她在当地过年。赵纯慧舍不得花，把钱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这仅有的 30 块钱突然不见了，她非常着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赵纯慧步行近百里到县上给管理知青的干部反映了情况，但钱还是没有找到。村里年味正浓，可赵纯慧已身无分文，孤身一人，在当地又无亲无故，只能独自在土窑洞度过除夕之夜。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赵纯慧就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采访当年主管知青工作的老领导时，他们都感到非常惋惜。

为了照顾赵纯慧的生活，在市委、县委、政府的批准下，赵纯慧被组织安排嫁给了当地的残疾农民李根管。李根管大赵纯慧很多岁，是一名以放羊为生的光棍。1986 年，按照有关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乡政府种菜，由一位放羊娃转为正式职工。能吃上皇粮，是李根管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而且还娶了一位北京知青做老婆，这让他几乎不敢相信。

赵纯慧结婚后，生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生活进入了极其艰难的状态。后来，长期关注知青生活的著名摄影师黑明对留守知青赵纯慧的生活进行了相关报道后，引起社会关注，使其得到一些资助。据一些至今还留守在宜川的北京知青介绍，赵纯慧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高级工程师，赵纯慧小时候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是个出众的才女。她的婚姻与境况让所有的知青唏嘘不已。到现在，她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人。

对于精神失常的赵纯慧，思想依然停留在插队的年代，动不动会找队长要工分，她不知道当年的公社已经称为乡，她还会在川流不息、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上，唱那首唱了 40 年的歌：“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那么遥远/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城市/我插队到延安/那天晚上我梦见/妈妈来到我的床前/轻轻抚摸着



我小脸/泪水洒在我的胸前……”

北京知青的辛酸生活洒满人生道路。

知青们的后代，他们将又如何在北京和宜川两个差异巨大的城市之间找到平衡？这又将会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让他们惧怕而又无法舍弃？了解北京知青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北京娃”的不易，而现在的年轻人，怎会理解这段历史？不论是于小娅，还是张观湘等北京知青，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宜川大地，更应该受到宜川人民的尊敬。



我的北京知青老师

张宝泉

已经有好多年了，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北京知青的纪念文章。但是每当提笔之时，那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错综复杂的情感与思绪，就如同几十路万马奔腾的大军向着同一个圆心做着向心运动，一刹那间都拥堵到我的胸口之中，我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不能承受之重。我能感觉到它的冲击力量，我也能感觉到它寻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与郁积，甚至还有一种无言的呐喊和警示。而面对这样的一场有近 500 万人参与并涉及上万万人的——一场浩大运动，以我个人的愿望和能耐，是怎么样都难以理出一个牵动各方的清晰脉络和明显的头绪的，是没有办法对相关者给出一个完满的答案或者几个备选的答案的，所以几次提笔又几次搁置，的确很难找到一个万全之策的出路。

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代出生在困难时期、成长在动乱时期、奋斗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人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我们这一代群体和我个人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所以，用北京